

## 第一章 乌龟叠罗汉

这两年的长安城非常热闹，就好像一盆发得特别旺的面，鼓鼓囊囊、蓬蓬松松，胀得越出面盆横流四溢。莫说那些繁华的大街上熙熙攘攘、人流如潮，就连以前一些僻静的背街小巷，也是人群如织、川流不息。街上有做生意的肩挑小贩，包医百病的江湖郎中，耍把式、变魔术、卖春药、问卦算命、斗鸡玩鸟等等的行当，在大街闹市实在找不到立足之地，便向僻静的地方挤过来。他们靠一条板凳，或一张桌子，或一幅布幌，甚至只消扫出一块干净的地方，便就地设摊。两通锣鼓，几声吆喝，人们就被吸引了过来，于是在街巷两边便画出许多人的圆圈。直到日落黄昏，燕雀归巢，摊主们开始清点他们或鼓或瘪的钱包，发出满意的笑声或无奈的叹息时，人群才渐渐散去。

这两年长安城非常热闹，固然是因为连年太平，风调雨顺，老百姓日子好过些；还有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两年朝廷不断采取宽恩措施——大赦天下，减免粮税，放赈救贫……使百姓得益不少。

可知道，朝廷这两年为什么一再“皇恩浩荡”泽被天下吗？也就是说，那盆发得特别旺的面是谁撒下的酵母呢？人人心里都明白，这应归功于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便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武则天。

这个武则天在宫廷斗争中，依靠自己的美丽妩媚和阴狠毒辣，连连得手，由昭仪至皇后再到天后，后来竟与唐高宗并称为“二圣”。这在中国历史上已是绝无仅有的了。但她并不满足，她还要创造一个更惊人的奇迹：要当女皇。于是她在宫廷内广用计谋的同时，对宫廷外的百姓普施恩惠，以收揽民心。甚至连域外的异国他邦，也从她那里得到了比以往更多的好处，引得外国使臣、商贾云集京都。中国人加外国人，把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塞得满满当当的。

比如今天，就有父子二人从乡下赶到长安城，找一块街边空地，儿子拿出笤帚细细打扫干净，父亲从肩上取下一个包袱，慢慢解开，从里面取出只木箱，小心翼翼地放在面前，然后取过包袱皮，从头到脚掸去尘土。掸罢，又对扫地的儿子喊道：“二龟，过来我给你掸掸。”

这二龟今年七岁，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听父亲叫，放下笤帚走过来，站在父亲面前，把身子转来转去，让他浑身上下掸个遍。

这时，已渐渐有人围了过来，他们好奇地望着这对父子和那木箱，七嘴八舌地猜测着、议论着。有的说是卖药的，有的说是变魔术的，而其中一位年岁

大的人大声纠正他们说：“你们都没猜对，他们是表演乌龟戏的，那中年汉子就是有名的乌龟韩，那孩子是他的儿子，叫韩二龟。”

依今天的人看，说谁谁是乌龟，那绝对是骂人的话，可那中年汉子听人叫他“乌龟韩”，不但不生气，还笑了笑表示认可。他还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二龟”，这岂不是很奇怪吗？

其实，把乌龟用来骂人，是宋朝以后的事，那以前可不是。因为龟主寿，唐代人用龟做名字的人多得是，如陈龟龄、陆龟蒙、李龟年等还都是著名人物。影响所及，来中国留学的日本人也以龟为名。至今，日本人中还有取名用龟的，如龟田、龟山等。如果远溯历史，早在战国时代，统军大将军的旗帜上多半画只乌龟，用以象征吉祥和胜利。可见乌龟在中国历史上也曾荣耀一时，只是到后来，人类更加进化了，思维更加发达了，联想也更加丰富了，因乌龟头一伸一缩，与男性某个器官颇为相似，于是联想下去，“龟儿”、“龟孙”等骂人之词便流传至今。

闲话休絮，且说乌龟韩掸罢土，捡块烂砖头靠墙根坐下，取出烟袋，美美地吸了两袋烟。随着最后那缕袅袅上升的青烟，举头看看天空，时候已经不早，便向身边的儿子仰了仰下巴，说一声：“干呗。”

二龟听到父命，麻利地从布袋里取出一面铜锣，随着“当当当”一阵锣响，便是一阵稚声嫩气的吆喝：“喂，大家都来看，乌龟叠罗汉。叠个宝塔尖又尖，叠个陀螺滴溜转。小孩看了长得快，老人看了老得慢。不老不少看一遍，好运跟着你屁股转……”

两遍锣声后，人已围得水泄不通。但见那乌龟韩轻轻打开木箱，取出一面小鼓，提出一个竹兜。而后，扣好木箱，从竹兜里取出大小七只乌龟，随手放在木箱盖上。

那些乌龟，大的如饭碗，小的如鸡蛋，一个个老实实在箱盖上趴着，绝不乱爬乱动，只是伸头缩脑，睁着闪亮的小眼睛东瞧西望。

这时，乌龟韩敲起了小鼓，或重或轻，或快或慢，抑扬顿挫，节奏分明。

随着鼓声，木箱上的乌龟开始爬动了，最大的那只首先占据中央，面向观众把头高高扬起，其余六只，依大小顺序，围着大乌龟爬成一圈，也都把头高高扬起，来了个“集体亮相”。

少许，鼓声转换，第二大的那只乌龟便爬上中间那只大乌龟的背上。随着鼓声加快，乌龟们自动以自身大小为序，依次爬到前一只的背上。最后，那只最小的乌龟，爬过层层龟背到了最上层。这时鼓声由急促陡然变得缓慢，只见那只小乌龟后腿一蹬，以头和两只前爪为支点，把身子竖了起来，小尾巴直立朝天。

人们看到这稀奇精彩的乌龟表演，突然爆发出一阵掌声，加上叫好声、口

哨声，响成一片。

这声音传开去，惊动了一位整个长安城都惹不起的大人物，但这个大人物还只是个六岁大小的孩子。这孩子此时正骑在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的脖子上，两只白嫩的小手一边揪一只耳朵，叫他向东就向东，叫他向西就向西。因为两只耳朵被揪得太紧，疼得他那胖乎乎的圆脸皱成一团，口中不住地喊道：“小爷轻点儿，小爷轻点儿！”这“小爷”一点儿不听，照样死拉硬拽。

原来，这“小爷”不是别人，乃是当今“二圣”之一——则天皇后的女儿太平公主，她的胯下是个宫中的太监。今天，太平公主在母亲面前撒娇放泼，一定要出宫玩玩儿，恰遇则天后心情畅快，便叫上几个心腹太监，把小公主背出宫去玩耍。

这太平公主虽是女孩，却从小穿男装。她为何这般打扮呢？说来话长。

唐初太宗年间，荆州都督武士彠，娶妻相里氏，生有二子，名元庆、元爽。后又娶继室杨氏，生有三女：长女嫁贺兰氏，青年守寡，史称贺兰夫人；次女乳名媚娘，即后来的女皇武则天；三女嫁郭郎为妻。

单说二女媚娘，尚在娘肚皮里时就表现异常。她长得特别大，还常在母腹中拳打脚踢，胎音很强，身边侍女们都说准保是个男孩，全家深信不疑，所准备的衣服全是男孩的；再者，武士彠夫妇头胎是个女孩，巴望生个男孩，准备了男孩衣服，心想，已造成既成事实，菩萨也只有迁就。不过他们也有退一步的打算，如果菩萨不给面子，非让生个女孩，也没有关系，反正他们家乡有女孩着男装的风俗，认为这样更好抚养。所以武则天小时穿的全是男孩子的衣服，使那些不明就里的人都以为她是个男孩，这其中还包括当时著名的相士袁天罡。

有一次，武士彠请袁天罡给孩子们看相，当看到媚娘时，他说道：“小公子神采不凡，龙睛凤额，地角天颜，此乃伏羲之相也。只可惜是个男孩，若是女孩，将来必定位尊九五，贵为天子……”

袁天罡的话把武士彠的魂儿都吓没了，他赶快重金打发了袁天罡，叫他不要再说。不过，他并不相信袁天罡的话，心想是男是女都没看出来，其他哪谈得上？可是这话被长大后的武则天牢记在心，深信不疑，结果还真的应验了。

所以，太平公主从小便是一身男装。

今天，太平公主出了宫门，见外面横一条街、竖一条街，街两旁店铺林立，卖什么的都有。太监们专拣那些好吃、好玩的东西买来讨好公主，可是她这样尝尝丢了，那样看看撂了，都不中意。太监们一逗耳朵，把小公主背到西校场。

这西校场原本是演兵场，因年久未用，便成了玩蛇斗鸡，跑马驯象，耍把戏，唱小曲，算命、打卦等三教九流的活动场地。每天人山人海，来客如云。

太平公主到了西校场，见到许多在宫中难以见到的新奇玩意儿。看得眼花缭乱，好不开心。正东瞧西望间，忽见那边有个长鼻子大耳朵的特家伙在表演什么节目，快叫太监背她去看。她从来没见过那个大东西，但知道它叫大象，因为从小她就听了很多关于大象的有趣故事。

唐初，每年都接受藩国外邦贡献的大象，累计有三四十头，每遇朝廷大典，便把这些训练有素的大象放出来，使朝典更为吉祥壮观。那些大象先是在宫门外悠闲地吃草，朝钟一响，立即闻声而动，各就各位，一对对相向而立，待百官入朝后，便将长鼻子互相扭结在一起，形成一道道栏杆，再不许任何人入宫。那些大象与朝官一样，各有等级，因而朝班时所站的位置也不一样。象的纪律也特别严明，假如哪一头象误了朝班时间，或者站错了位置，甚至无故伤人，便有两只象过来，用鼻子绞住它的脚，将它放倒，让手持鞭子的象奴过来抽打它。受处罚后，那只大象还得爬起来向象奴俯首致意，感谢他的“教诲”。有一年，外国进贡了一只象，通身雪白，无一根杂毛，长得又特别高大。每逢朝廷盛典，便将它打扮一番，在背上安放五彩屏风、七宝座床，几十名武士手执兵器坐在上面，真是威风凛凛，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大概为了节约开支的原因，这些大象都被释放了，一名朝廷大臣还特地写了一篇《放驯象赋》，记述把这些大象放归自然的经过。

太平公主出生后没见过大象，只是从太监、宫女们口里听了满脑子的大象故事。今天，她看到大象了，而且还摸了它的长鼻子。

大象可是最聪明不过的动物了，它好像感到今天的观众里有位不寻常的贵人，表演得特别卖力。它用鼻子敲打锣鼓，打得有板有眼。它还会吹一种叫鼙篥的乐器，咿咿呀呀，委婉动听。表演完了，便伸着长鼻子向观众要钱。那象也学得很势利，钱给得多的，又是点头又是下跪；钱给得太少，就丢在地上不要，或者根本不接。不过奇怪的是，每次在太平公主面前它都表现得很有礼貌，不论赏钱多少，都照样点头下跪，一再拜谢，做出十分亲善的样子。

这太平公主舍不得大象了，她要太监们把它带回宫去玩。太监们说，那东西太大，抱不动。可她依，又叫又闹，非要不可。太监们怕闹久了暴露身份，也不管小公主愿不愿意，把她架在脖子上就走。

这下，她胯下的那个小太监就倒霉了，帽子被抓掉，头发被抓乱，脸上还留下若干条血道道。正当那个小太监的耳朵都快被扯掉时，忽然那边传来一阵喝彩声，小公主听了，掉转“马”头，循声追去。胯下的太监没命地朝那街边人堆跑去，才算保住了耳朵。

这时，乌龟韩已指挥那七只乌龟表演了好几套节目，现在正在表演“转陀螺”。但见乌龟们在鼓声指挥下秩序井然地爬动着：最大那只乌龟稳稳地伏在下面，其余乌龟纷纷朝它身上爬，最后垒成一个中间小两头大的“陀螺”。接着，

鼓声一变，中间那只小乌龟四只脚用力一蹬，上面的乌龟都随之转动起来。渐渐地，越转越快，恰如一个飞旋的陀螺。看得人们又是一阵喝彩。

喧闹中，太平公主的小脑袋从人群的腋下钻进来，看到这稀奇的表演，也手舞足蹈地吆喝起来。当乌龟陀螺停止转动时，太平公主便伸手去摸那可爱的小乌龟。

“不许摸！”二龟伸手去挡。

“我偏要摸！”

“偏不准你摸！”

“小公子，”乌龟韩笑道，“这东西生人是摸不得的。”

“我不光要摸，我还要要！”太平公主双手叉腰说。

看到她那趾高气扬的样子，二龟也不相让，上前半步说：“你凭什么要？快走开！”

太平公主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敢在她面前这样讲话，便眼一瞪，抬手就给二龟一巴掌。但听“啪”的一声，打得实在，二龟脸上顿时就出现了五道指印。打了还不解气，公主顺手把那乌龟搭成的“陀螺”掀翻，抓住那只中间的小乌龟就往怀里揣。

二龟虽是穷人家的孩子，却也是父亲的独苗苗，父亲从来舍不得打一下。今天忽地钻出个野孩子，打了他耳光不说，还要抢他的乌龟，他气得大叫一声，也瞄准对方的脸，重重地还了一耳光。

如果二龟能预见这一耳光的严重后果，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去打的，他为这一耳光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从此开始了他悲痛耻辱的一生。

太平公主没想到这世界上除了母后之外还有人敢打她，一时间竟愣住了。当她感到左脸上火烧火燎地发痛时，才相信真的被打了，而且打她的就是站在面前的这个衣衫破烂的小乞丐。她忍住痛，忍住泪，她要报复。她先是对准那些乌龟乱踢一通，而后抓住二龟又打、又抓、又咬、又撕。二龟正待还手，却被父亲过来制止了，还连声向打他的孩子赔不是。二龟委屈地望着父亲，他想不通。

正在这时，两个太监挤进人群，见公主正在起劲地打一个孩子，不问缘由，也挥拳向二龟劈头盖脸打下去。乌龟韩见儿子挨打，忙转身来护着，又苦着脸求告道：“二位老爷饶了他吧，孩子小，不懂事。”

见是孩子的父亲，两个太监便骂道：“好狗日的，原来是你的指使，那就连你一起打。”骂完，拳打脚踢，疾如雨点。乌龟韩也不还手，只是紧紧地护着自己的孩子。

而这时的太平公主却像没事一样，一只只地把地上乱爬的乌龟捡起来，牵起围裙往怀里装，准备拿回宫中慢慢玩。

二龟见那孩子要拿走乌龟，便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去夺，你争我抢，互不相让。两个太监见了，放下乌龟韩，转向二龟，一人提手，一人提腿，把他朝地上一摔。不想二龟的额头与木箱碰个正着，顿时血流如注，染红了半张脸。乌龟韩大叫一声：“我的儿呀！”就扑在儿子身上。

两个太监全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转身帮小公主收拾好乌龟，吆喝围观的人让道，准备回宫。

这时，人群中走出几个打抱不平的汉子挡住他们的去路，气愤地说：“你们光天化日之下，抢了东西又打人，就这么走了？”

两个太监又拿出打人的架势说：“识相点，少管闲事。”

几个汉子道：“这闲事我们管定了。”

围观的人也七嘴八舌地附和说：“这还有王法吗？”“天子脚下，能容你们这些无赖横行？”有的还吼道：“打，打死这些不讲理的狗东西！”

正闹得不可开交时，人群中走出一个笑容可掬的胖老头儿。两个太监见了，忙垂手侍立一旁。胖老头儿对他们说：“快向这几位客官赔礼。”两个太监立即满面笑容，向众人拱手赔礼。

胖老头儿又说：“还不快把受伤的孩子送去包扎。”两个太监赶快过去扶二龟。二龟拨开来人的手，扶着箱子站起来说：“我不要你们扶！”

正在惊慌中的太平公主见了胖老头儿，便一头栽进他的怀里，不再说话。胖老头儿一面护卫着她，一面向众人打拱道：“我家两个奴才不知事理，在下这里向各位赔不是，请各位多多包涵。”他又转向乌龟韩说，“我家小公子既然喜欢你这几只乌龟，你就开个价，卖给我们好吗？”

乌龟韩听了，长长叹口气。他跑江湖时间虽不长，遇到的倒霉事情也不少，心想，与其带着儿子在外面过这种挨打受气的日子，不如把乌龟卖几个钱，赎回押出去的地，安安稳稳在家乡种庄稼算了。他打定了主意，便说：“你家公子要，随您老赏几两银子就是了。”

胖老头儿说：“你的东西，还是你开个价。”乌龟韩说道：“本来这几只乌龟不值多少钱，因为它们会这套本事，就值钱了。您老给二十两银子如何？”

胖老头儿笑道：“我给你三十两。只是今日走得仓促，身上未带足银子，请到寒舍去取；顺便也给贵公子头上上点药。”

围观群众见这胖老头儿对人谦和，说话通情理，也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从旁劝解说：“古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不打不相识嘛。”“七只乌龟三十两银子，值，快去取了银子回家吧！”

说话间，两个太监一个用竹兜提上乌龟，一个背着太平公主前面走了。乌龟韩父子背着空木箱跟在胖老头儿身后，很快消失在街头。

转过几条大街，胖老头儿在一所大宅子门前停下，叫开红漆大门，带着乌

龟韩父子走了进去。转过几道回廊，又进了几道小门，把他们引进一间房子里。胖老头儿笑眯眯地说：“你们父子俩先在此稍坐片刻，我去叫厨子给你们送些饭食来，吃饱了拿上银子好赶路。”

乌龟韩忙说不必客气，但话未说完，胖老头儿就笑着走出门外了。

父子俩相对看看，无奈地坐下。

二龟从来没见过这么好又这么大的房子。他记得很清楚，刚才已经走过三进大院，每个院子里的院坝，都比自己村里那个最大的打麦场还大。还有那房子，门上、窗上都刻着花，漆得通红透亮。廊檐下摆满了花，开得红红绿绿，看得人眼花。房子这么大却没有什么人，冷冷清清的，有些瘆人。

“爸，这是啥地方？”二龟偏着头问。

“大户人家呗。”乌龟韩回答说。

“我看像个庙。”

“不是，是庙你看见一个和尚吗？”

是的，二龟没看见有和尚，只见到几个长得胖乎乎，说话细声细气的男人。他又问了：“爸，你说，这些人怎么都长得胖？”

“吃得好呗。”

“怎么说话都女声女腔的？”

“什么女声女腔的？”乌龟韩瞪了二龟一眼，又偷眼朝外看看，幸好没人听见，接着说道：“大户人家，知书识礼的，哪像我们乡下人，粗声大气地说话惯了。”

父子说话间，又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儿进屋，手捧食盘，里面是热气腾腾的馒头和两碗荤菜。那人把食物摆上桌后，轻声细语地说：“刚才管家吩咐了，请你们先吃饭，他马上便把银子送来。”

父子俩折腾了大半天，本也饿了，又因多日未见荤腥，抵不住那肉香味直朝鼻孔里钻。二龟看看馒头大肉，又看看爸爸。

乌龟韩看看儿子，又看看桌上的饭菜，迟疑了一下，便拿起筷子对儿子说：“吃。”父子俩便狼吞虎咽起来。可是，没吃多久，便都头昏脑涨，四肢瘫软，支撑不住，倒在桌子下昏昏睡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二龟被一阵剧烈的疼痛惊醒。他渐渐恢复了记忆。他想起来了，那痛来自头部，额头被箱子边碰了个口子。他用手摸了摸，爸爸为他包扎的那块布还紧紧贴在伤口上；但他觉得那更痛的地方不在头上，似乎在肚皮上。他慢慢移动着手往下摸，没有伤口。他糊涂了，没有伤口怎么又这么痛呢？

“爸爸，我疼。”二龟从小失去了妈妈，遇事就喊爸。他记得他跟爸爸一起吃饭，怎么又喊不应？睁开眼看看，除了空荡荡的房子，什么也没有。爸爸，

爸爸哪儿去了呢？

一阵剧痛袭来，他又昏过去了。

他在做梦，梦见在村里与几个小伙伴比尿尿，看谁尿得高。以往，几乎每次都他第一。今天，几个小伙伴又比试，可刚一尿，一股钻心的痛由下而上，从胸口直蹿脑门儿。他被痛醒了，便用手去摸那尿尿的小鸡鸡，几次都没摸到。怎么，鸡鸡没有了？他恐怖地大叫道：“我的鸡鸡，我的鸡鸡哪里去了？”

没有人回答。

从此，宫中多了个小太监。



## 第二章 掷绳上青天

乌龟韩醒来第一个感觉是今天睡过了头。他好久都没有睡得这么沉了，已经醒了，眼皮还沉得睁不开。

他想起来了，大概因为是吃了肉——他记得昨天确实是吃了肉，人们都说吃了肉睡觉特别香，果然不错。不过他没觉得香，只觉得睡得太久，头昏脑涨，蒙蒙眈眈中好像天已大亮。

天亮第一件事是要叫醒儿子，他用脚蹬了蹬炕那头，空空的。儿子已经起来了，他很高兴。儿子渐渐长大，开始懂事了，起床再不要爸爸叫了。他这时大概正在做饭，吃了好去赶市。没娘的孩子早当家，这话不假。再过几年，给他娶个媳妇，自己就当老太爷了，有个什么病痛，又多一个人端茶送水。

怎么一想到病痛就真的有了病痛，四肢无力，周身酸痛，口干舌燥，连下炕的气力都没有。

“二龟，水，水。”他吃力地喊着。

果然一碗水送到他的唇边。

喝了水，他的精神好了许多，慢慢睁开了眼睛。

当他逐渐看清给他喂水的不是二龟，竟是一个满脸长毛的汉子时，他吓得惊叫起来。

那人忙伸手捂住他的嘴说：“老哥，这里是不准大声喊叫的。你要不听，你这一辈子就休想再喊叫了。”

“这……这是哪儿？”乌龟韩见这汉子并无恶意，便问道。

“告诉你吓你一跳！这是监牢。”汉子冷冷地说。

“什么，这是监牢？我犯了什么事？”

“你犯了什么事我怎么知道？老哥，我说你既然来了，就安心待着吧。”汉子说完，竟毫不在乎地笑了起来。

“那，那我的二龟呢？”

“二龟是谁？”

“我的儿子。”

“没见过。昨晚他们只拖着你一个人进来。”

“什么？你没见过？”乌龟韩猛地坐了起来，一把抓住那汉子的手，不停地喊：“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似乎要向他讨回自己的儿子。

那汉子挣脱被紧紧抓住的手，问道：“你把儿子交给过我吗？”

乌龟韩呆呆地望着那汉子，摇了摇头。

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与眼前的这个汉子确实不相干。

那汉子看着乌龟韩那双发愣的眼睛，安慰道：“你先别急，好好想想，你儿子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走掉的？”

乌龟韩想了想，说道：“在一座像庙的大院子里，一个胖老头给我们送来红烧大肉、白面馒头，我跟二龟放开肚子海吃，吃着吃着，怎么就睡着了。醒过来，就睡在这炕上……”他用手拍拍睡觉的地方，才发现不是炕，立刻改口说：“就睡在这草铺上了。”

“那吃饭以前呢？”

“那以前，那以前我带着二龟在街上表演乌龟戏……”

那汉子听了，一阵兴奋，问道：“这么说来你就是乌龟韩了？”

“是呀！”回答以后，乌龟韩惊奇地望着那汉子说，“你怎么知道的？”

“你先别问，接着说下去。”那汉子十分亲热地拍着乌龟韩的肩膀说。

乌龟韩便把父子俩如何表演乌龟戏，如何遇见一富家公子，发生争执，二龟挨打，幸遇胖管家欲买乌龟，随他去取银两，在他家吃饭等经过，细细讲了一遍。

刚刚讲完，那汉子便跺脚道：“坏了，你遇上老妖婆那帮贼类了！”

乌龟韩莫名其妙地望着那汉子，只见他咬牙切齿，怒目圆睁，双手握拳，像要与谁拼命似的，便越发感到不可理解，问道：“你说的老妖婆是谁？”

“妖后武则天！”那汉子声如洪钟地说。

乌龟韩听了，吓得忙去捂那汉子的嘴，又朝前后看看。幸好，监牢里只有他俩，监栏外，也未发现狱卒的影子。他这才出了口大气说：“大哥，你我素不相识，说这等株连九族的话，你不怕吗？”

那汉子哈哈一笑道：“提着脑袋走四方的人，有什么可怕？再说，我相信我师父金峭，他绝不会收蠢种做徒弟。”

“什么？金峭也是你师父？”

“是的，他是去年才收下我这个徒弟的。我跟他跑了大半年江湖，学了几套吃饭的本事。他对我说，在我之前，收留过家遇不幸、生活无着的韩姓父子，教他们一套驯龟的技艺。想来，你一定就是了。算起来，你还是我的师兄，咱俩竟在这里相会，也是三生有幸。来来来，师兄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说罢，纳头便拜。

乌龟韩忙扶起他道：“不敢当，不敢当，我还未请教师弟尊姓大名。”

“小弟姓李，名十三，因随师父学得一手驯猴的技艺，江湖人称猴儿李。”

正说着，只听监牢大门“啵啵”几声响，猴儿李说道：“外出下苦力的犯

人回来了。师兄，恕小弟多嘴，你才进监狱，不知里面的规矩，千万不要哭闹，最好装疯卖傻少说话，一切听我安排，自会逢凶化吉。还有你儿子的事，我会帮你打听他的下落。请师兄牢记。”

说罢，在一阵吆喝声中，狱卒打开牢门，做苦工的犯人回到监室，纷纷寻找自己那方安身之地。混乱中，猴儿李又给乌龟韩递过一个眼色。

这猴儿李虽是个江湖艺人，却有一段非同一般的经历。他原本不姓李，因父母早亡，不知姓氏。一年冬天，冻饿在长安街头，幸遇太子弘相救，收为奴仆。只因他诚实乖巧，太子很喜爱，便赐李姓；因为是冬天收留的，取名李冬。

李弘太子是唐高宗皇上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二十三岁那年被立为太子。高宗卧病时，令他监理国政。看来，准备要他接班当皇帝。可是母后武则天对他却不满意，因为他太有个性。

还在年少时，李弘就表现出非凡的见解。有一次，老臣教他读《春秋》，读到楚世子商臣弑君时，他很吃惊，要求换别的书读。大臣郭瑜说道：“孔子作《春秋》，如实记录，善恶皆书，为的是褒扬善行，劝人效法，贬斥恶行，警醒后世。故有‘一字之褒，荣于华袞；一字之贬，重于斧钺’之说。殿下读了，熟悉历史，明辨善恶，对今后治国大有好处。”太子却说：“竟有这类犯上作乱、灭绝人伦的史书，我读起来恶心，换一本吧。”

太子李弘在监国主政时，宽厚仁爱，深得民心。他了解到士兵生活很苦，便加大拨款，增加薪饷；发现军粮里有树皮草籽、石粒，立刻追查，把仓库里的好米分发下去。当时规定，凡逃兵的妻子，一律没为官奴，他便奏请父皇废除这些苛刻的条例。他又奏请父皇下旨，将大片闲置的土地无偿分给贫民耕种，以解救他们的饥荒。

太子李弘特别爱好文学和历史，他搜集历代典籍中的优秀文章五百篇，编成一本书叫作《瑶山玉彩》。高宗看了很满意，赐他锦缎三万匹。高宗对他特别喜爱，当着大臣们的面说他是“仁孝有德的彬彬君子”。

武后对儿子当“君子”不感兴趣。因为儿子真的成了“君子”，那就不免要冒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果然，冒犯的事一件接一件地发生了。

有一次，太子李弘发现被母后害死的萧淑妃的两个女儿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被幽禁在后宫，已被遗忘，都三十好几了还没嫁人。这实在是皇室的大丑闻。太子李弘便向武则天奏道：“母后，依圣人的话说，女大当嫁。可两个姐姐在后宫关到三十好几了都不出嫁，有违圣人的教诲，请母后做主把她们嫁出去吧。”

对这种正当的意见，武则天实在无法拒绝，便说：“是我事情太多，给忘记了。你的意见很好，我马上做主把她们嫁了。”第二天，武则天便准备把两个公主许配给殿前卫士权毅和王遂古。李弘知道后，对母亲的这种做法很是气愤。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让他气愤的事：他的嫂嫂——周王李原之妃赵氏，被母后害死在后宫。

那赵妃不是别人，是太宗皇上之女长乐公主的女儿。长乐公主常到宫中走动，一来为了拜见皇兄高宗，一则也为看看女儿。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武后偏看不惯。她先把长乐公主和她的丈夫调去外地，并下旨禁止她入宫，然后把赵妃禁闭起来，还不许送饭。十余天后打开门一看，赵妃早已饿死在后宫。

太子弘再也忍不住了，去见武则天说：“儿臣记得母后写过一部《列女传》，现在一个很贤惠的儿媳饿死在您的家里，人家不说吗？”

武则天听儿子这样对自己讲话，大怒道：“放肆！竟敢教训起我来了！”

太子弘也不相让，回道：“并非儿臣越礼，记得母后曾上表父皇，让他广开言路，多听百姓意见。我只不过遵照母后的教诲学着去做而已，没有半点教训母后的意思。”

武则天这时已完全失望，对这种儿子，还有什么办法呢？她马上换了口气说：“吾儿作为皇太子，能这样明辨事理，心怀宽阔，敢于直言，大唐江山可保无虞了。作为母后，我今后注意就是了。”

听母后这样表示，太子弘心中好不欢喜，趁今天这个机会，把梗在心里的话全说出来：“母后实在英明，儿臣还有一事相奏。前几日听说母亲将义阳、宣城两位公主下嫁，实是宫里一大喜事，只是听说要嫁给殿下卫士，儿臣感到不甚恰当。想两位公主姐姐乃父王亲生女儿，金枝玉叶之体，岂能嫁给仆役？如果嫁给世代书香之家，不是更好吗？”

武后听了，牙咬得滋滋响，拳头几乎捏出水来，心里骂道：“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可口里说出来的却是：“好，我的儿，我都听见了，你退下去吧。”

大概半个月后，高宗和武后驾临合璧宫，太子弘随驾伺候。席间，太子弘又向母后恳求将两位公主嫁给门第相当的人家，母后当即表示同意，并说正在选择中。宴会上，为奖赏太子对国事的辛苦操劳，母后特赐酒一杯。太子弘谢过母后，一饮而尽。

可是太子回到寝宫，便感觉腹痛难忍，御医还没有赶到，太子弘便一命呜呼了。

作为太子弘的贴身侍从，李冬目睹了这一切。在太子灵前伏地痛哭时，他发誓要为太子报仇。但这个仇向谁报呢？毒死太子的正是他的母后啊！

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报仇的对象。

太子弘死后，武后的第二个儿子李贤被册立为太子，他早就从兄长那里知道李冬的忠诚老实，便要来做贴身侍从。

这李贤与他哥哥一样，也是个头脑清醒、处世宽厚的人，对母后害死哥哥，立自己为太子不仅不感激，还满怀愤懑。他想迎合母后，做个像父亲那样怯弱

的人，却于心不甘；想去规劝母后却又不敢，生怕又落得哥哥那种下场。无奈中，便写了《黄台瓜辞》一首，命乐工诵唱。歌词曰：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

诗中，用瓜比喻武后生的几个儿子，如果把儿子都一一处死，最后只会收获一些瓜藤而已。哀婉的歌词谱以哀婉的曲调，唱得宫墙内外一片低沉与惶然。

武后是个善于舞文弄墨的女人，当然能听出歌词的弦外之音，但她并不因此而动心，反倒对李贤耿耿于怀。加之李贤太子在监国期间办事果断，政声斐然，高宗皇上说他“治事勤敏沉毅，宽仁有王者风”，一点儿不像他父亲那样柔弱寡断没有主见。武后想，要是他将来当了皇帝，哪里还有我的分儿？便萌生了废李贤另立新太子的打算。

察言观色、见缝插针的人有的是。

有一个叫明崇俨的妖人，靠画符念咒被封了个正谏大夫的官。这天，武后叫他为儿子相命，明崇俨故作神秘地说：“天后陛下，恕为臣直言，臣下看太子骨骼显露、眉目分明，乃福薄寿短之相，怕不能继承大业。英王（李哲）面貌很像太宗，相王（李旦）的长相也主贵。请天后陛下细察。”听了这番话，武后废太子李贤的决心更大了。

武则天做事总是计划周详、有条不紊，她先命手下的文人写下《少阳正范》、《孝子经》两本书，专赐给太子读；又写信给太子，指责他的过错。太子慌了。武后又使人散布流言说太子不是武后亲生，太子的生母是武后的姐姐韩国夫人。这样一来太子就更心慌了，整日诚惶诚恐，疑惧不安，但他不甘心束手待毙。对母后，当然不敢有什么动作，便把目标对准母后身边的小人。首先，当然是那个唆使母后要废掉自己的明崇俨。

太子李贤的计划也很周密。

这天，他把李冬单独叫到面前，如此这般吩咐一番。李冬听了，立刻跪下说，他就等这一天为太子效命，并对天发誓，一定不负太子的重托。

当晚，太子李贤找了李冬一个错处，当着众家奴的面，狠打了他一顿，并交有司严办。不过没几天，李冬便从监狱逃脱，从此了无踪影。

李冬流落他乡。因纪念太子李弘的死期，改名李十三，拜术士金峭为师，学得几乎技艺，其中以驯猴为最精。他常以卖艺为掩护，暗中与太子李贤派来的人联络，接受打探消息、网罗义士、暗杀权奸之类的任务。

这一天，太子李贤派来的人告诉他，明崇俨要去洛阳办事，命他在半道上

寻机下手，把明崇俨杀掉。

这明崇俨原本是个不学无术的道士，靠甜言蜜语、阿谀奉承取得武后信任，据传他与武后还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有次他与武后单独在密室相会，被高宗得知，龙颜大怒，要武氏说清楚。这武氏反倒理直气壮地说：“我只不过让他帮我潜心修炼，为陛下求福增寿，这难道也错了？”高宗无言以对，只英雄气短地说了句“下不为例”，便草草了结。

明崇俨既当了正谏大夫，又有武则天撑腰，趾高气扬，威风八面。这次去洛阳公干，坐上八抬大轿，前后左右，随从侍卫。沿途官员，接风送驾。一路张扬，招摇过市。

这日走进一个小集镇上，前面道路被堵，差役吆喝一阵，也未喊通。原来是一群猴子挡道，明崇俨只得叫暂停。

那些猴子摇摇晃晃，东斜西歪，跌倒在街心。一个穿破烂衣服的汉子过去扶它们起来，它们翻个身又倒下了，扶了这个那个倒，三番五次都这样，真像喝醉了酒一样。那汉子假装无奈，大喝一声：“街使来了！”猴子们满不在乎，照样趴着不动。那汉子又喝道：“御史中丞来了！”猴子们照样不理，不动。最后，那汉子轻声说了句：“正谏大夫明大人来了！”话音刚落，猴儿们个个都从地上蹿了起来，东张西望，做出很惶恐的样子，分两边垂手恭立，给明大人让出道来。逗得围观的人捧腹大笑。

明崇俨在轿中看得清楚，也忍不住拊掌大笑，说道：“好乖巧的猴子。”说罢，掀开轿帘，丢出一锭银子。

银子尚未落地，只见那破衣汉子蛇一样灵巧地穿过侍卫，直蹿轿前，从袖中抽出把明晃晃的尖刀，对准明崇俨的心窝刺去。但听轿内“哎哟”一声，再无声息。只见一汪鲜血从轿里漫出。

当侍卫们明白过来喊“捉刺客”时，那破衣汉子已混进人群中跑了。那群猴子也趁乱四散逃得无影无踪。

当今天后的宠臣被暗杀，那还了得。一声令下，凡耍猴儿的都被逮进大牢细细审问。

李十三早就料到有这一招，那天刺杀了明崇俨，逃回栖身的山间破庙，待猴子全数归来后，便与它们依依告别，放它们回归山林。

可是他还是栽在猴子身上。

这天，他正赶路，对面过来两个公差，二话不说，一根链子把他紧紧套住。他正要分辩，转身一看，身后跟只猴子。那只猴子平日与他最为亲密，舍不得离开，已暗暗跟了他几天，今天被公差发现，闯了大祸。

那猴子见主人被链子锁了，跳起来对两个公差又抓又咬，李十三对它挤眉瞪眼发出信号，它才“吱吱”叫了几声悻悻地落荒而去。

李十三入狱时，一副蓬头垢面的乞丐打扮，说话佻声佻调，憨头呆脑，问了几堂全无眉目。县衙便备了文书，上报长安府，听候发落。因为有太子那边的人暗中打点，虽是坐监，并未受苦。不久，又巧遇师兄乌龟韩，多了一个说知心话的人，日子倒也好过。只是乌龟韩整日想念儿子，唉声叹气，痛不欲生。

因为从李十三那里听来的那些话实在太可怕了。老天不长眼，那天偏偏碰上当今圣上的公主。要是知道她是公主，把乌龟送给她不就结了，可该死的二龟还出手打了公主一巴掌。李十三说就是那一巴掌打坏了，谁不知道她还有个脚一跺整个长安城都发抖的妈，那是个躲都来不及的女人，可偏巧碰在她手上，二龟的小命能不凶多吉少吗？

他怪那天出门太早，路边草丛里蹿出只狐狸看了他好几眼，还顺着进城的路跟了半里地，人们背地里都说当朝的那个妇人是狐狸精变的……想到这里，乌龟韩心里一紧，说声“不好”，那年他在山里放夹子，就夹住过一只狐狸，那张皮还卖了一钱银子……

“报应呀，报应！”乌龟韩嘴里不住地念叨着，眼泪夺眶而出。

但他有时也不相信李十三“凶多吉少”的说法。就算儿子不该犯上作乱打了公主，可是他不知道呀，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吗？何况，他还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弄到宫里，教训教训他，让公主亲手打他二百个嘴巴，再把那乌龟戏的节目通通表演一番，让公主看个够，等她看腻了，气消了，不就把他放出来了。想着想着，好像二龟真的被放了出来，现在正在什么地方伸着脖子喊爸哩。乌龟韩不觉破涕为笑了。

“怎么，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也会笑呀？”

当李十三听完乌龟韩讲他发笑的原因后，也禁不住笑了，笑罢便低声说道：“不是小弟扫兄长的兴，你想想，那武氏是何等的人，连自己亲生儿女都下得了毒手，掐的掐死，毒的毒死，你这小老百姓的孩子算什么？还有那个太平公主，别看她小小年纪，浑身都长的毒心眼，跟她妈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她一句话也能定你二龟的生死。”说到这里，李十三停了停，接着说：“你以为他们没杀你是让你父子团圆？他们是看你还有个好身板，现在修昆明湖正差人，还有征东、征西也差人，你不正合适吗？我劝你还是听小弟我的，错不了。”

听着听着，乌龟韩嘴角上的最后一丝笑意消失了，但他没有哭，只是反反复复地说：“我要找回我的儿子，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这天夜里，李十三突然被叫了出去，两个多时辰才进来。他对乌龟韩说：“刚才出去看见了师父金峭，他说有个很好的逃跑机会，当场还教了一套逃跑的魔术。他听说你也在狱里，便叫我带上你一起跑。他还说等你出去后，帮你去寻找二龟。”说着，拿出一个物件交给乌龟韩。

那是块铜钱大小的龟片，是吊在烟袋上做装饰用的，与自己烟袋上的那块

一模一样。看着它，乌龟韩便想起与金师父告别时同他说的“见物如见人”的那番话。当他再次把那极平常的龟片摩挲一遍后，眼里便发出奇异的光，说话的声音也刚强了许多。他说：“有了师父的这个，我听你的！”

第二天，监牢里与往常不一样，往日外出劳动的犯人一律不出工。开罢早饭，管狱的头目走进狱中的大院，大声喊叫道：“罪犯们听着，当今皇上有旨，诏令天下各州县郡府，于正月十五举行赛艺大会，本县司县与司监要在这次大会上以百戏杂技作赌，谁拿出的节目获得皇上皇后的喜欢，谁就是赢家。我们司监大人下了手谕，特告诉你们这些罪犯，谁要是出的节目能在赛技大会上露脸，胜过司县，罪减一等，还有重奖。若是比不过司县，你我脸上无光，还要受到重责。罪犯们听着，拿出你们的看家本事来，也好减罪得奖。有愿献技的赶快报名，切勿失去良机。”

一连喊了几遍，都无人报名。狱头急了，便骂道：“我操你们奶奶，平日你们一个个吃铁吐火，吞金吐银，干起坏事来一套一套的，真叫你们干点正经事，就都成了熊包。真他妈的狗肉上不了席，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又骂了两遍，才有一个犯人应道：“禀告狱官，我有一技献上。”

狱头一看，原来是那个耍猴的，便说：“猴戏不要。”

“不是猴戏，是绳戏。”李十三分辩说。

“绳戏，那不是很平常的吗？你有什么奇异之处？”

“我的绳戏与别人大不相同。”

“什么不同，你快讲来。”

“别人的绳戏，是将绳子两头系住，踩上去要点花样。我的绳戏只用一根长绳，不用拴系，只要一个助手，就可以变幻无穷，无所不能。”

狱头听了，忙打开监门，叫李十三出来。李十三顺便叫上乌龟韩做帮手。二人出得监门，走到院坝中央站定，狱头立即交给李十三一根两三丈长的棕绳，叫他表演。

李十三接过绳子，口中念念有词，对它哈了口气便丢到地上。只听李十三说一声“转”，那绳子就慢慢活动起来，越来越快，盘旋上下，宛如一条活鲜鲜的蛇。那李十三指着身边的乌龟韩对棕绳说：“捆起来！”那绳子便立刻朝乌龟韩身上一圈圈地缠，也不顾乌龟韩吓得叫唤，把他捆个结实。过了一会儿，李十三对绳子说一声“松”，那绳子便自动地一圈圈松下来。李十三叫声“停”，绳子落地，再也不动。

司监得知狱中有犯人表演奇特的绝技，忙过来看，连声叫好，还问李十三有什么更精彩的，李十三回禀道：“这棕绳起舞，绳捆活人，算是平常的，更精彩的莫过于掷绳上天。”司监命他快快演来。



只见李十三将那根棕绳捉住一头儿，朝天上一抛，那绳就像天上有人牵引一般，笔直朝上而去，至一人半左右，便停了下来。李十三这时运足底气，纵身一跳，抓住绳头，轻轻爬了上去，在绳上翻滚打旋，如飞鸟凌空；上下跳跃，如猴子上树。那绳悬在半空，任随怎么拉拽，也掉不下来，如同在天上生了根一般。李十三身轻如燕，一会儿抱着绳子竖蜻蜓，一会儿抓住绳子荡秋千。看得司监、狱头、狱卒和众多犯人目瞪口呆。

少时，李十三又换了花样，他双手拉绳爬上高处，一个倒栽葱，双脚勾绳，然后一松，从天上直冲下来，眼看就要触地，又在乌龟韩头顶上空尺余处戛然而停。众人心头先是一紧，顿时放下心来，报以掌声和喝彩。那李十三在乌龟韩头顶上喊一声：“伸过手来！”便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将他拉离地面。先是慢悠悠地转圈，后来越转越快，越转越高，看得人们又是一阵喝彩。乌龟韩被拉至半空，又不住地旋转，吓得他紧闭双眼，只觉得耳边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

下面司监、狱头见二人顺着绳子旋转着飞离地面，好不高兴，心想这下与司县较量，必然稳操胜券。但见二人越飞越高，越来越小，已看不见时，才觉得不对劲，两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再抬头看看天空，晴空万里，连一只飞鸟也没有。这时，他们才醒悟过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司监官高一级，遇乱不惊，急中生智，命左右取弓箭射。但听“嗖嗖”一阵箭响，无数支箭朝天上飞去。

过了一会儿，果然有被射中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等落下地一看，原来是那根棕绳。